



列傳卷第三十三

北史四十五

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溥子誕

沈文秀

張謹謹

李苗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張烈

李叔彪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魏異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世祖苞晉秦州刺史祖邑自河東居于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宋齊並有名位叔業少有氣幹頗以將略自許宋元徽末歷官為羽林監齊高帝驃騎行參軍齊受命累遷為寧蠻長史廣平太守叔業早與齊明帝事明帝輔政以為心腹使領軍奮襲諸蕃鎮盡用命及即位以為給事黃門侍郎封武昌縣伯孝文南次鐘離拜叔業為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帝令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以夸之聿曰伯父儀服誠為美麗但恨不畫游耳齊帝崩廢帝

即位誅大臣都下屢有變發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富貴亦可辦耳未幾見徙南兗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應之及顯達敗而還叔業慮內難未已不願為南兗州齊廢主嬖臣如法珍王暄之等疑其有異去來者竝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颺瑜桀等棄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既在壇塲且欲羈縻之白齊主遣中書舍人裴穆慰誘之許不須回換叔業雖得停而憂懼不已時梁武帝為雍州刺史叔業遣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梁武帝曰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戮力自保若不尔回面向北不失河南公梁

武報曰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勒馬二百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望絕矣叔業沉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貞度訪入北之宜貞度荅書盛陳朝廷風化叔業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內附景明元年正月宣武詔授叔業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刺史征南將軍封蘭陵郡公又賜叔業璽書遣彭城王勰尚書令王肅赴接軍未度淮叔業病卒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州事詔贈叔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武公給

東園溫明祕器子蒨之字文德仕齊隨郡王左常侍先卒  
子譚紹封譚麤險好殺所乘牛馬爲小驚逸手自殺之然  
孝事諸叔盡於子道國祿歲入每以分贍世以此稱之位  
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南豫州刺史謚曰敬子測字伯  
源龍襄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關中蒨之弟芬之字  
文馥長者好施薦愛諸弟仕齊位羽林監入魏以父勳封  
上蔡伯爲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稱後徙封山莊縣遷  
岐州刺史爲隴賊所圍城陷賊以送上邽爲莫折念生所  
害贈青州刺史芬之弟藹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內  
弟邈諧善鼓琴謁之師而微不及也位汝陽太守叔業長  
兄子彥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魏彥先封雍丘縣子  
位勃海相卒謚曰惠恭彥先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後襲  
爵冀州大掾賊起救爲別將行勃海郡事成陷見害長子  
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英起弟威起卒於齊王府中兵參  
軍贈鴻臚少卿彥先弟絢揚州中從事時揚州霖雨水入  
城刺史李崇居城上繫船憑焉絢率城南人數千家汎舟  
南走高原謂崇還北遂與別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  
梁崇勒水軍討之衆潰見獲投水而死植字文遠叔業兄  
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隨叔  
業在壽春叔業卒席法友柳玄達等共舉植監州祕叔業

卷之三十一

子中

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魏軍詔以植為充  
州刺史崇義縣侯入為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  
處之大辟詔特恕其罪以表勳誠尋除授揚州大中正出  
為瀛州刺史再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柱  
石所為無怙充州之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宣武不許  
深以為恠然公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恠朝廷處之  
不高及為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為己任謂人曰非我  
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揚見於言色及入參議論時  
對眾官面有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  
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于忠黃

門元昭覽之切齒案書一告植欲謀廢黜尚書

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休達一受植子旨遂詐稱被詔  
率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時忠專權既構成其禍又矯詔  
殺之朝野稱冤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剪落  
鬚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于嵩高之陰初植與僕射郭  
祚都水使者韋儁等同時見害後祚儁事雪加贈而植追  
復封爵而已植故吏勃海刁冲上疏訟之於是贈尚書僕  
射揚州刺史乃改葬植母夏侯道 遷姊也性甚剛峻於  
諸子皆如嚴君長成後晝夜惴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  
門經五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

之旦文溫情植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為婢自施  
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帚於沙門寺掃洒植弟踰粲衍竝  
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  
免其母於是出家為比丘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既長嫡  
母又年老其在州數歲以妻子自隨雖自州送祿奉母及  
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  
俗也論者譏焉植弟颺壯果有謀略在齊以軍功位驍騎  
將軍入魏為南司州刺史封義陽縣伯詔命未至為賊所  
殺進爵為侯宣武以颺勲未立而卒其子炯不得襲封  
明帝初炯行貨於執事乃封城平縣伯炯字休光小字黃  
頭頗有文學善事機明領軍元乂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  
散騎常侍揚州太中正進爵為侯改封高城尋兼尚書右  
丞出為東郡太守為城人所害贈散騎常侍青州刺史謚  
曰簡颺弟瑜字文琬封下密縣子試守滎陽郡坐官暴殺  
人免官後徙封灌津子卒於勃海太守贈豫州刺史謚曰  
定瑜弟粲字文亮封舒縣子沉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為失  
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粲不從雍  
甚為恨後因九日馬射數畿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為州  
牧粲脩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而不  
覺解及坐定謂粲曰可更為一行粲便下席為行從容而

出坐事免後宣武聞粲善自擯置欲觀其風度令傳詔就  
家急召之湏臾間使者相屬合家惟懼不測所以粲更恬  
然神色不變帝歎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  
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唯長揖而已及還家人  
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  
進便屬暴兩粲容步舒雅不以露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  
覆之數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一親昇講座雖  
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爲知音所輕後爲  
揚州大中正中書令明帝釋奠以爲侍講轉金紫光祿大  
夫元顥入洛以粲爲西兗州刺史尋爲濮陽太守崔巨倫  
所逐棄州入嵩高山節閔帝初復爲中書令後正月晦帝  
出臨洛濱粲起御前再拜上壽酒帝曰昔北海入朝暫竊  
神器爾日卿戒之以酒今欲我飲何異於往情粲曰北海  
志在沈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曰  
甚愧來譽仍爲命酌孝武初出爲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  
屬時亢旱土人勸令禱於海神粲憚違衆人乃爲祈請直  
據胡床舉盃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岳  
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卒不肯拜時青  
州叛賊耿翔寇亂三齊粲唯高譚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  
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粲云豈有此理左右

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聽事自餘部衆且  
付城人不達時變如此尋爲翔害送首於梁子含字文若  
負外散騎侍郎粲弟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亦過之  
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略仕齊位陰平太守歸魏授通直郎  
衍堅辭朝命上表請隱嵩高詔從之宣武末稍以出山干  
祿執事後歷建興河內二郡太守歷二郡廉貞寡欲善撫  
百姓人吏追思之孝昌初梁將曹敬宗寇荊州詔衍爲別  
將與涇農太守王罷救荊州衍大破之荊州圍解除北道  
都督鎮鄴西之武城封安陽縣子時相州刺史密友樂王鑿  
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鑿所部別將嵇宗  
馳驛告變乃詔衍與都督源子當季神軌等討鑿平之除  
相州刺史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公詔衍與子當北討  
葛榮軍敗見害贈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子嵩襲叔  
業之歸魏又有丑挺柳玄達韋伯昕皇甫光梁祐崔高容  
閻慶胤柳僧習並預其功丑挺天水冀人仕齊位陳郡太  
守與叔業參謀歸誠歷南司州刺史柳玄達河東解人頗  
涉經史仕齊諸王參軍與叔業姻婭周旋叔業獻款玄達  
贊成其計入魏除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子卒改封夏  
陽縣子絳襲絳弟遠字季雲性麤放無拘檢時人或謂之  
柳瘖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孝武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

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行返家人或問消息答云無所聞縱  
聞亦不解後客遊卒玄達弟玄瑜位陰平太守卒子諧頗  
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  
佐郎於河陰遇害韋伯昕京兆杜陵人學尚有壯氣自以  
才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嫉之如讎即彥先之妹夫也叔  
業以其有大志故遣子芬之爲質入魏封零陵縣男歷南  
陽太守坐事免後拜貞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軍告裴植  
謀爲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爲祟  
曰裴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皇甫光安定人美鬚  
辯善言笑入魏卒於勃海太守兄椿齡薛安都於彭城內

附除岐州刺史椿齡子璋鄉郡相璋弟瑒位吏部郎性貪  
婪多所受納鬻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  
婿爲豫州刺史爲政殘暴百姓患之卒於安南將軍光祿  
大夫贈尚書左僕射子長卿太尉司馬梁祐北地人叔業  
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十餘創景明  
初賜爵山桑子出爲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聲稱歷太  
中大夫從容風雅好爲談詠常與朝廷名賢泛舟洛水以  
詩酒自娛遷光祿大夫端然養志不歷權門卒於京兆內  
史崔高密清河人博學善文辭美風彩景明初位散騎侍  
郎出爲揚州開府掾帶陳留太守卒官闕慶胤天水人博

識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卒於敷城太守柳僧習見其子虬傳

夏侯道遷譙國人也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爲結婚韋氏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咸謂戲言及婚求覓不知所在訪問乃云逃入益州後隨裴叔業於壽春爲南譙太守二家雖爲姻好親情不協遂單騎歸魏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肅薨道遷棄戍南叛會梁以莊丘黑爲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爲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而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陽靈珍反叛南奔梁以靈珍爲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道遷乃擊靈珍斬其父子送首於京師江悅之等推道遷爲梁秦二州刺史道遷遣表歸闕詔璽書慰勉授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豐縣侯遣尚書邢巒指授節度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爲例宣武不許道遷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比在壽春遭韋續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狂是改之來希酬昔遇宣武曰卿建爲山之功一貫之玷何足謝也道遷以賞報爲微逡巡不拜尋改封濮陽縣侯歲餘頻表解州宣武許之除南兗州大中正不拜道遷雖學不深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

羞罔不畢有於京城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殖列蔬果延  
致秀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  
匹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語曰坐上客恒滿樽中  
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歷華瀛二州刺史為政清  
嚴善禁盜賊卒贈雍州刺史謚明侯初道遷以拔漢中歸  
誠本由王頽興之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宣武不許靈太  
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竒之議欲更以二百戶封  
頽興會卒遂寢道遷不聘正室唯有子數人長子夬字元  
廷歷鎮遠將軍南兗州大中正夬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  
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啜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  
人間債猶數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飢寒初道  
遷知夬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夬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  
房世寶至其家聽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夬心驚懼謂人  
曰世寶為官少間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即  
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悟流汗徹於  
寢具至明前京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夬曰卿昨  
夜當大飲溺衣如此夬乃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秘書監鄭  
道昭暴病卒夬聞謂卓曰人生何常唯當縱飲於是昏酣  
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俄而心悶  
而死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

鉅鹿太守初與南人辛謏庾遵江文遙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間耳脫有先亡者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歆饗及丈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丈靈前仍共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感見丈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盃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丈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即僵仆狀若被毆丈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嗔責僧明便悟而欣宗鬼語如丈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陰私竊盜咸有次緒丈妻裴植之女也與道遷諸妾不睦訟聞徹于公庭子籍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丈弟睿等言其眇目癩疾不任承繼自以與丈同庶已應紹龍木尚書奏籍承封道遷兄子抱丈位咸陽太守道遷之謀又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世潁川辛謏漢中姜永等皆參其勳末道珍爲齊州東平原相有能名安世符堅丞相王猛玄孫也歷涉書傳位北華州刺史謏魏衛尉辛毗後也有文學位濮陽上黨二郡太守永善彈琴有文學位漢中太守永弟漾亦善士性至孝時潁川庾道者亦與道遷俱入國雖不參勳謀亦爲奇士歷覽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仕梁右中郎將及至洛陽環堵弊廬多與穉秀交舊積二十餘歲

殊無官情後為饒安縣令罷卒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晉司徒胤之八世孫也胤子順璠及孫沉志皆有名官沉孫根仕慕容寶為中書監根子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三齊豪門多輕之元護以魏平齊後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少少有力仕齊位馬頭太守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於簡牘後為裴叔業司馬帶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贊同其謀叔業疾病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剋定元護頗有力焉景明初以元護為齊州刺史廣饒縣伯尋以州人聊世明圖為不軌元護誅戮所加微為濫酷州內飢

儉表請振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為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為良刺史也三年卒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伎十餘聲各自縱情慾既甚支骨稍消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青州刺史元護為齊州經拜舊墓巡省故宅鄉食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嘗以方伯簿伍至青州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泣盡哀今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誠子會龍衣正始中降爵為子會頑駿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玉女也甚有姿色會不答之房乃通其弟機因會醉殺之

子景宣龍機與房遂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元護弟靜性貪忍兄亡未歛便剥妓服玩及餘物歷齊郡內史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齊以膂力自効任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成王後與裴叔業同謀歸魏拜豫州刺史苞信縣伯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成業志淮南剋定法友有力焉歷華并二州刺史後為別將出淮南欲解胸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胸山敗沒遂停十年恬靜自安不贊世利宣武末除濟州刺史廉和著稱又徙封乘氏後卒於光祿大夫贈秦州刺史謚襄侯子景通襲善事元又兼賂又父繼為司空引景通為掾卒贈衛尉少卿子郾襲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姚泓之滅其祖父南遷世弼身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草隸書好愛墳典仕齊為軍主助成壽春遂與裴叔業同謀歸誠除南徐州刺史封慎縣伯後除東秦州刺史政任於刑為人所怨有受納之響晉為御史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後為河北太守有清稱再遷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閣元羅領軍元又弟也曾過中山謂曰二州刺史翻復為郡當恨恨耳世弼曰儀同之號起自鄧騭平北為郡始在下官卒贈豫州刺史謚曰康長

子會汝陽太守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書性方厚有名士風又工摹書為時人所服位東萊太守罷郡寓居潁川天平初元洪威構逆大軍攻討為亂兵所害名流悼惜之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老城人也七世祖統晉散騎常侍避劉石之亂南渡祖興之父範之並為宋武所誅悅之少孤仕宋歷諸王參軍好兵書有將略善待士有部曲數百人仕齊為後軍將軍部曲稱衆千有餘人梁初以討滅劉季連功進號冠軍將軍武興氏攻破白馬進圖南鄭悅之大破氏衆還復白馬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黑死夏侯道遷與

悅之及龐植軍主李忻榮張元亮士孫天與等謀以梁州內附梁華陽太守尹天寶率衆向州城遂圍南鄭悅之書夜督戰會武興軍至天寶敗道遷克全勳款悅之天寶負刀焉與道遷俱至洛陽尋卒贈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子謚曰莊悅之二子文遙文遠文遙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靈珍文遙奮劍請行遂手斬靈珍襲父封拜咸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聽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人所疾苦大盜姓名奸猾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奸劫息止政為雍州諸郡之最後為安州刺史善於綏納甚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逆幽

燕已南悉沒唯文遙介在群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  
且耕且戰百姓皆樂爲用卒官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遙有  
道愛復推其子果行州事既攝州事乃遣使奉表莊帝嘉  
之除果通直散騎侍郎行安州事既而賊勢轉盛救援不  
獲果乃携諸弟并率城人東奔高麗天平中詔高麗送果  
等元象中乃得還朝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功位中  
散大夫龍驤將軍

馮子誕字靈遠其先太山博人也後世居蜀漢或家安國  
之桓陵縣父興宗齊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  
於路爲羣盜所害誕雖幼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湖之

以遂得復離州里之間無不稱嘆景明中自漢歸魏陳伐  
蜀計宣武嘉納之延昌末王旅大舉除驃騎將軍都督別  
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參  
戎號及奉辭之日詔若剋成都即以益州許之師次晉壽  
蜀人大震屬宣武宴駕不果而還後以客例起家羽林監  
正光中秦隴反叛詔誕爲西南道軍司馬與行臺魏子建  
共參經略時梁益州刺史蕭深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  
率衆數萬圍小劔戍子建遣誕勒兵馳赴大敗之禽世澄  
等十一人文熾先走獲免孝昌初子運以誕行華陽郡帶  
曰馬戍後卒於東梁州刺史贈益州刺史謚曰莊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也父慶之南史有傳文秀任  
宋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宋明帝殺其主子業又秀與諸  
州推立子業弟子勛子勛敗皇興初文秀與崔道固俱以  
州降魏宋遣其弟文景來諭之文秀復歸宋為刺史如故  
後慕容白曜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以軍人虜掠遂有  
悔心乃嬰城固守白曜既下歷城乃并力攻討自夏至春  
始剋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齋內亂兵入曰文秀  
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裸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  
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禮白曜忿之因至搃捷後還其衣  
為之設饌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鎖送京師面縛

非宥死待為下客給以麤衣蔬食獻文重其節義稱亦嘉  
禮之拜外都下大夫太和三年遷外都大官孝文嘉其忠  
於其國賜絹絲二百匹後為南征都將臨發賜以戎服除  
懷州刺史假吳郡公守清貧而政寬不能禁止盜賊大興  
水田於公私頗有利益卒官子保冲後為徐州冠軍長史  
坐據連口退敗有司處之死刑孝文詔保冲文秀之子可  
特原命配洛陽作部終身宣武時卒於下邳太守房天樂  
者清河人滑稽多智文秀板為長史督齊郡州府事一以  
委之卒于京師弟子嘉慶漁陽太守

張謹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也六世祖弘晉長秋父卿華

慕容超左僕射謹仕宋位東徐州刺史及平徐充謹乃歸  
順於尉元亦表授東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與謹對  
為刺史後至京師禮遇亞於許畢賜爵平陸侯謹性開通  
篤於接恤青齊之士雖疎族末姻咸相敬視李敷李訢等  
寵要勢家亦推懷陳款無所顧避畢敬等皆敬重之高  
允之徒亦相器待卒贈青州刺史謚康侯子敬伯求致父  
喪出葬異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第  
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為徐  
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敬伯自以隨父歸國功  
賜爵昌安侯出為樂陵太守敬叔武邑太守父喪得葬舊  
墓還屬清河初謹兄弟十人兄忠字處順在南為合鄉令  
歸降賜爵新昌侯卒於新興太守贈冀州刺史謹妻皇甫  
氏被掠賜中官為婢皇甫遂詐癡不能疏沐後謹為宋冀  
州長史囚貨貝千餘匹購求皇甫文成恠其納財之多引見  
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文成曰南人竒好能重室家之義  
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謹令諸妾  
境上奉迎數年卒後十年而謹入魏謹兄子安世正始中  
自梁漢同夏侯道遷歸款為客積年出為東河間太守

卒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也父膺梁太僕卿苗出後叔父畎

信李

回作內

皇甫固白貞烈

嘉言志氣養可

嘉

李苗

畎爲梁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之伐蜀梁武命畎拒足於涪許其益州及足退梁武遂改授畎怒將有異圖事發被害苗年十五有報雪志延昌中歸魏仍陳圖蜀計將軍高肇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鄉導次晉壽宣武晏駕班師後以客例除負外散騎侍郎苗有文武才幹以大功不就家耻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陳平定江南之計其文理甚切於時明帝幼冲無遠略之意竟不能納正光末三秦反叛侵及三輔時承平既久人不習戰苗以隴兵強悍且群聚無資乃上書以爲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潰夫颯至風起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今日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卒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於是詔苗爲統軍與別將淳于誕出梁益隸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爲郎中仍領統軍深見知待孝昌中兼尚書左丞爲西北道行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及殺介朱榮從弟世隆擁部曲還逼都邑孝莊幸大夏門集羣臣博議百寮計無所出苗獨奮衣起曰今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効節之時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徑斷河梁莊帝壯而許

馬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師夜下去橋數里放火燒舡  
俄然橋絕賊沒水死者甚衆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  
鬪衆寡不敵苗浮河而沒帝聞哀傷久之贈都督梁州刺  
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河陽縣侯謚忠烈苗少有節操  
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請葛不許歎息謂  
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嘗不嗟咨絕倒太保城陽王徽  
司徒臨淮王彧並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苗每諫責徽寵勢  
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豺聲公轉彰矣解鼓  
琴善屬文詠工尺牘之敏當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  
及帝幽崩世隆入洛主者追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  
爾時羣議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燒燔都邑任其採掠  
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追之子曇龍襲爵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晉元帝南渡父  
宗之宋廬江太守藻涉獵羣籍美談咲善與人交飲酒至  
一石不亂大安中與姊夫李嶷俱來歸魏賜爵易陽子擢  
拜南部主書號為稱職時北地諸羌恃險作亂前後宰守  
不能制朝廷患之以藻為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  
來歸款朝廷嘉之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為駸  
奴戍主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敎在任八年  
遷離城鎮將太和中改鎮為岐州以藻為岐州刺史轉秦

州刺史秦人恃險率多麤暴或拒課輸或害吏長自前守  
宰皆遙領不入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橫羌以憚之守  
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遇車駕南伐以藻為東道都督秦  
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仍與安南元英征漢中破賊  
軍長驅至南鄭垂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克果後車駕南  
伐以藻為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為東道別將辭  
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  
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陛下輒當醜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帝  
大咲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  
賊俱徙平州景明初宣武追錄舊功拜藻為太尉司馬卒

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啓為其國郎  
中令龍子爵永安中歷河北黎陽二郡太守所在無政績  
天平中坐子洪業入於關中率眾侵擾伏法

傅永字脩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辛自青州入  
魏尋復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鞬橋到立馳騁年  
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荅請洪仲洪仲深讓之而  
不為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幹為崔道固城  
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為平齊百姓父母並老飢寒十數  
年賴其強於人事戮力傭丐得以存立晚為奉禮郎詣長  
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廟賜爵貝丘男除中書博士王

肅之為豫州又以永為王肅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  
信言於孝文曰已選傅脩期為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  
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為帝眷遇盡  
心事之情義至穆齊將魯康祖趙公政侵豫州之太倉口  
肅令永擊之永量吳楚兵好以斫營為事文賊若夜來必  
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仍密令人以瓠盛  
火渡南岸當深處置之藪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  
祖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營東西一伏俠擊之康祖等奔  
趣淮水火既竟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火爭渡水  
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禽公政康祖人馬墜淮曉而獲  
其尸斬首并公政送京師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東  
侵楚王成肅復令永將伏兵擊其後軍破之獲叔業傘扇  
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拜捷帝嘉之遣謁者就豫  
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丘縣男帝  
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脩期耳裴叔業又  
圍渦陽時帝在豫州遣永為統軍與高聰劉藻成道益任  
莫問等救之永曰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一戰而  
敗聰等棄甲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  
之挫其銳藻從邊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詔永為汝陰鎮  
將帶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魏密通於永

及將迎納詔永為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永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並賞列土永唯清河男齊將陳伯之逼壽春汝淮為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為憂詔遣永為統軍領汝陰三千人先援之永至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若如教旨便共殺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擊伯之頗有剋捷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為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逼其南門齊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迎仙琕賊俯射永洞其左股永出箭復入遂大破之仙琕燒營裹甲而遁英曰公誰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國家一帥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二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布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采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覲置形要而英深賞之還京除太中大夫後除恒農太守非心所樂時英東征鐘離表請永求以為將朝廷不聽永每言曰馬援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然於御人非其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後為南兖州刺史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髯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還京拜

光祿大夫卒贈齊州刺史永嘗登北芒於平坦處奮矛躍  
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肅欲葬  
附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遣勅子叔偉此吾之永宅也永妻  
賈氏留本鄉永至代都娶妾馮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  
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  
不忿之馮先永卒叔偉稱父命欲葬北芒賈疑叔偉將以  
馮合葬遂求歸葬永於所封具立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  
珍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乃邀訴靈太后太后從賈意  
乃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母於舊鄉賈於此強  
徙之與永同處永宗親不能抑葬已數十年矣棺為桑棗  
根所遶東去地尺餘甚為周固以斧斫出之於坎時人咸  
恠叔偉筋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能立馬上與人  
角騁見者以為得永武而不得永文

傳豎眼本清河人也七世祖伯子遘石季龍太常祖父  
融南徙度河家于磐陽為鄉閭所重性豪俠有二子靈靈  
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以自負謂足為一時之雄嘗謂人  
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有一  
人曰唯傳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  
唯有傳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  
曰唯有傳靈越能解此文融謂其子文武才幹

當世常從容謂鄉人曰汝聞之不南虫之子有靈  
讖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士多相歸附宋將蕭越去  
謨寇礮礪時融始死玄謨強引靈慶為軍主將攻城攻重  
為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輿還營遂  
壯士數十騎道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  
有雄才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凡生之徒皆一當  
十人援不虛發不可逼也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  
匿山澤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為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  
呼之以腰刀為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不知斌之欲  
圖靈慶既至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崔

氏訣言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本河東靈越至京  
師因說齊人慕化青州可平文成大悅拜靈越青州刺史  
貝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為臨齊副將鎮明濟壘靈越比入  
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宋恐靈越在邊擾三齊乃以靈越叔  
父瑛為冀州中從事乾愛為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  
相對命瑛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為夫婦投化以招之靈  
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南走靈越與羊蘭奮兵相擊  
乾愛出遣舡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臨齊人知劉  
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愆期狀靈越殊不應答  
乾愛不以為惡勅左右出匣中烏皮袴褶令靈越代所常

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可着體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  
護之爲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着此當見南國方主  
豈垣公也竟不肯着及至丹楊宋孝武見而禮之拜兗州  
司馬而乾愛亦遷青冀司馬帶魏郡後二人俱還建鄴靈  
越意怕欲爲兄復讎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鷄肉葵  
菜食乃爲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靈越爲  
大原太守升城後舉兵同孝武子子勛子勛以靈越爲前  
軍將軍子勛敗靈越軍衆散亡爲明帝將王廣之軍人所  
擒厲聲曰我傳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廣之生送詣宋  
輔國司馬劉劬劬躬自慰勞靈越曰人生歸於死實無面  
求活劬壯其意送詣建康宋明帝欲加原有靈越辭對如  
一乃怒之豎眼即靈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魏鎮  
南王肅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身禮敬表爲參軍以軍  
功累遷益州刺史高肇伐蜀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  
兵三萬先討巴北所至剋捷豎眼性既清素不營產業衣  
食之外俸祿粟帛皆以饗賜夾首振恤士卒撫蜀人以恩  
信爲本保境安人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人入境者皆移  
送還本檢勒部下守寧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  
化思爲魏人矣宣武其嘉之明帝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  
僧代之益州人追隨戀泣者數百里梁將趙祖悅逼壽春

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豎眼為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旣至  
太夫人和梁遣其衡州刺史張齊因人心怨入寇進圍州  
城朝廷以西南為憂乃驛徵豎眼於淮南以為益州刺史  
奉加散騎常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齊給銅印千  
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已下板之豎眼旣出梁州梁軍所  
在拒塞豎眼三日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出身頻致九捷  
蜀人聞豎眼復為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  
眼至州白水已東人皆寧業張齊仍阻白水屯寇段胡豎  
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大破其軍齊被重創奔而退小劔  
大劔賊亦捐城西走益州平靈太后爾書慰勞賜驃騎馬  
一匹寶劔一口後轉岐州刺史仍轉梁州刺史梁州人旣  
得豎眼為牧人咸自賀而豎眼至州遇患不堪綜理其子  
敬紹嶮暴不仁聚貨耽色甚為人所害遠近怨望尋假鎮南  
將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梁遣其北梁州長史錫  
休儒等十軍率衆二萬人寇直城豎眼遣敬紹搃衆赴擊  
大破之敬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而奢淫倜儻輕為殘害  
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絕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妾  
兄唐崐嶠扇攬於外聚衆圍城敬紹謀為內應賊圍旣合  
事泄在城兵執敬紹白豎眼而殺之豎眼患發疾卒永安  
中贈吏部尚書左齊州刺史孝武帝初贈司空公相州刺

史長子敬和次敬仲並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孝莊時以其父有遺惠於益州復爲益州刺史至州聚斂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爲梁將樊文熾攻圍城降送於江南後以齊神武威德日廣令敬和還北以申和通之意除北徐州刺史復以耽酒爲土賊掩龍襲棄城走遂廢棄卒於家

張烈字徽之清河東武城人也孝文帝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爲字焉高祖憐爲慕容隽尚書右僕射冑祖恂散騎常侍隨慕容德南度因居齊郡之臨淄縣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氣槩時青州有崔徽伯房徽叔與烈並有令譽時人號三徽孝文時入官代都歷侍御主文中散遷洛爲太子步兵校尉齊將陳顯達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王青石世官江南荆州刺史廣陽王禧慮其有異表請代之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者帝曰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事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如何彭城王勰稱讚之遂除順陽太守烈到郡一日便爲齊將崔慧景攻圍之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甚得軍人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遁走帝親勞之曰卿果能不負所寄烈謝曰不遇變與親駕臣不免困於大羊自是陛下不負臣非臣能不負陛下帝善其對宣武即位追錄先勳封清河縣子尋以母老歸養積十餘

年頻遇凶儉烈為粥以食飢人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  
之明帝即位為司空長史先是元又父江陽王繼曾為青  
州刺史及又當權烈託故義之懷遂相諂附歷給事黃門  
侍郎光祿大夫靈太后反政以義黨出為青州刺史時議  
者以烈家產畝殖家僮其多慮其有異恐不宜出為本州  
改瀛州刺史為政清靜吏人安之後因辭老還鄉兄弟同  
居怡然為親類所慕卒於家烈先為家誡千餘言并自叙  
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勅子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誡立碣  
而已其子質奉行焉質博學有才藝位諫議大夫烈弟僧  
偈字山谷歷沙君羣書員外於談說有名於當世以諫議大夫  
國子博士散騎侍郎徵並不起世號傲君焉好營產業致  
致不已藏鏹巨萬他資稱是兄弟自使儉約車馬瘦弊身  
服布裳而婢妾統綺僧皓尤好蒲弈戲不擇人是以獲譏  
於世節閔帝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皓與同事事敗  
死於獄中

李叔彪勃海脩人也從祖金神麤中與高允俱徵位征南  
從事中郎叔彪好學博聞有識度為鄉閭所稱太和中拜  
中書博士與清河崔亮河間邢巒並相親友三遷國子博  
士本國中正攝樂陵中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稱歷中書  
侍郎大尉高陽王雍以其器操重之尋除假節行華州事

為吏人所稱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穆叔彪子述字道興  
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詣長安冊祭燕宣王廟  
還除儀曹郎賜爵脩縣男稍遷興平太守卒子象字孟則  
清簡有風旣博涉羣書初襲爵稍遷中書侍郎光祿大夫  
兼散騎常侍使梁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象從容風素有名於時喪妻無子終竟不娶論者非之  
路特慶字伯瑞陽平清泉人也祖綽陽平太守特慶有幹  
用與廣平宋翻俱知名為鄉閭所稱太和中除奉朝請特  
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同推讓之孝文遂並拜焉累遷定  
州河間王深長史深貪暴肆意特慶每進苦言卒贈左將

軍安州刺史謚曰襄子祖壁給事中特慶弟仲信思公並  
有令名官位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學有節操  
太和中舉秀才為奉朝請後兼貞外常侍使高麗高麗王  
託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守郎中歷齊北平原二郡太  
守以清嚴稱後為東荊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  
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弟子起為奉  
朝請議者稱之卒於光祿大夫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弟  
詮悅等並歷位清顯

曹世表字景昇魏大司馬休九世孫也祖謨父慶並有學

問世表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群書為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並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每稱美之延昌中除清河太守臨官省約百姓安之孝昌中為尚書左丞出行東豫州刺史遷東南道行臺卒贈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乾中書侍郎永基性通率輕財好施為長樂太守時葛榮攻信都永基與刺史元孚同心防捍力窮城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代孚死永安二年除潁川太守遷東徐州刺史永熙中為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尋加衛大將軍復除東徐州刺史

州為吏人所愛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子子義子智子義學涉有父風仕隋至高書右丞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頗涉子史開解几案稍遷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遷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隴西辛雄范陽祖瑩太山羊深西平湯子恭並以才用見留尋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西都督蕭瑄為瑒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明帝大怒詔問所由錄令已下皆推罪元旭入見御坐前屈指校計實瑒兵糧乃踰一年事乃得釋後遷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中復拜尚書左丞既無風操倏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於時朝廷分汲郡

河內二界扶風之地立義州置關西歸款戶除元旭義州  
刺史卒官

論曰壽春形勝南鄭要峻乃建鄴之裔髀成都之喉隘裴  
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鵠起舉地而來功誠兩茂  
其以大啓茅賦兼列旄旗固其宜矣植不怍其德器小志  
大斯所以顛覆也術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李席王江  
雖復因人成事亦爲果決之士淳于誕好立功名有志竟  
不遂也文秀不回有死節之氣非直身蒙嘉禮遂乃子免  
刑戮在我欲其罵人忠義可不勉也張謹觀機未嘗罵恤  
流離亦仁智矣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毅過人臨難慨然奮  
斯大節蹈忠履義沒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劉  
藻傳永豎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豎眼加以撫邊道俗風  
化尤美方之二子固已優乎抑又魏世良牧張列草有氣  
尚名輩見知趣捨沉浮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李  
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彩詞涉亦當年之俊又房亮  
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拔萃從官咸享名器各有由也

列傳卷第三十三

北史四十五

方洽周益周之冕 孫粹然校正

列傳第三十四

北史四十六

孫紹

張普惠

成淹

范紹

劉挑符

鹿念

張耀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也少好學通涉經史初為校書郎稍遷給事中後為門下錄事好言得失與常景共脩律令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政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今二號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攘城上黨腹背所馮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真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脩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賣望於下里主案舞筆於上臺真偽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為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競棄本生飄藏他去或詭名託養散没人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為命或投杖強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寒歸暖職人子弟隨榮浮游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禁不脩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為用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今強敵窺時邊黎伺隙內

人不平久成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此邊  
鎮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  
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以  
換情權不可恒隨滂隆以牧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滂隆  
獲衷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  
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立議律尋施行令獨  
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令之爲體即帝王之身分處百揆之  
儀安置九服之節乃是有爲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脩  
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比之前令精麤有  
在但主議之家大用古制若令依古高祖之法復須升降  
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爭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  
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  
執事何依而行臣等脩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  
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愷正光初兼  
中書侍郎紹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  
性踈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覽紹兄世元善彈箏  
早卒紹後聞箏聲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後爲太府少卿  
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卿  
乃少太后笑之遷右將軍太中大夫紹曾與百寮赴朝東  
掖未開守門候曰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

謂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未幾有河  
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永安中拜太府  
卿以前參議正光壬子曆賜晉書  
夫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宣子伯元龍襲爵

於右光祿大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也身長八尺容兒魁偉精於  
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太和十九年為主書帶制局監  
頗為孝文所知轉尚書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為其  
聲價澄為雍州刺史啟普惠為府錄事參軍尋行馮翊郡  
事澄功衰在身欲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  
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別踈昵之叙五服六術等衰麻之  
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身  
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  
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敷之以日月況禮大練之日鼓素  
琴蓋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  
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  
不祭又何助於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  
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謂其  
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  
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  
不食食猶擇人於馬射為或非宜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

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  
否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縞禫甫除殿下功  
衰仍龍襲釋而為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  
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案射儀射者以禮樂  
為本志而從事不可謂禮鐘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事  
何用射為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府  
庫空虛宜待新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狸首之章  
宣矍相之命聲軒縣建雲鉦神人忻暢於斯時也澄意納  
其言託辭自罷乃荅曰今雖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  
式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

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王不絕樂聽樂則可觀  
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澄  
轉揚州啓普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普惠  
既為澄知歷佐一藩甚有聲譽還朝仍羽林監澄遭太妃  
憂臣寮為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訪於普惠  
普惠荅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  
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  
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  
愚以為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謚配  
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祔皆以

謚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謚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  
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  
從之後為步兵校尉以本官領河南尹丞宣武崩坐與甄  
指等飲酒游從免官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叙  
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  
文學依才優之例敕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  
不降階為榮時任城王澄為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廣  
陵王恭比海王顥疑為所生祖母服朞與二年詔羣寮會  
議普惠議曰謹案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為一國太妃可  
謂受命於天子為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  
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則士  
之妾子為母朞父卒則皆得伸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為母  
所慈猶曰貴父命為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為列國王命  
其所生母為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為母練冠之與大功乎  
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  
國相為服朞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為姑姊妹女子  
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  
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  
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為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故  
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例不

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已申其三年太妃  
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一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  
之高據附不禰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  
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尚獲申況廣  
陵北海論封君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筭蔡重  
遠別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  
不以遙乎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暮比之慈母不亦  
爽歟經曰為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暮父母  
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今祖乃  
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為太妃蓋至二年之證議  
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  
配天莫非臣妾何為命之為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  
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為君母之黨服則為其母  
之黨服今所從既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  
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為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  
不須以國為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  
寮主食一方得不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當時  
議者亦有同異國子博士李郁於議罷之後書難普惠普  
惠據禮還荅鄭重三反郁議遂屈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  
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

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  
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為通會聞胡家穿墻下  
墳有盤石乃密表曰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寶  
誕聖后近樞剋惟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  
錫褒假鸞書懸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  
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禮記曰天無二日土  
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竊謂高祖受禪於獻文皇帝  
故仰尊為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  
敕下蓋取二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為太上  
恐乖繫敕之意易召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比剋吉定兆而  
以淺改卜羣心悲惋亦以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  
伏願停司徒逼同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則天下幸甚太  
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已上博議其事任城王澄  
太傅清河王暉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尚書崔亮並同  
有難普惠竝以理正之無所屈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土  
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為上何必上者皆是  
極尊普惠厲聲曰翻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  
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雕虫小藝微或托  
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翻甚有慙色默不復言議者咸以  
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

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又賈璆宣令謂普  
惠曰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  
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初普惠被召  
傳詔馳驛驅馬來甚迅速行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泗  
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任若不言所難言諫  
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大復何  
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肯勞還宗親故賀其幸  
甚時中山杜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深儒碩學身負天才執  
此公方來居諫職寒言寒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在胡司徒  
第當庭面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榮

魯門之拆裁警然使羣后後無察拱嘿雖不見用於一  
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此書  
每為口實普惠以天下人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  
麻恐之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遵先皇  
之軌夙宵惟度欣戰交集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  
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  
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縮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  
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  
麻而已故歌儻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夫信行於上則  
億兆樂輸於下自茲已降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

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  
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稱重斗大革其所弊  
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謂悅之不  
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  
見自此之後月一陛見又以孝明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  
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  
天地屬心百神佇望伏願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朝望之澤  
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絜誠禋祿孝弟可以通神  
明德教可以光四海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  
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  
華還復百官又折之秩已與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  
令停息但仍舊貫亦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尋  
別敕付外議釋奠之禮時史官剋日蝕豫敕罷朝普惠以  
逆廢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  
尺租調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  
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  
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勲親之胤所宜收叙書奏孝  
明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延對移時太后曰  
小小細務一一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養庶物若  
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壑將赴水火以煩勞而

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苦  
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於太師彭城王然遂不免枉  
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二子  
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  
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如此枉之垂聖察太后  
曰卿云興滅繼絕意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  
其四子蓋骨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咸陽京兆乃皇  
子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戾沈淪幽壤緬焉弗收豈不是  
興滅繼絕之意太后曰卿言有理當命公卿博議及任城  
王澄薨普惠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於禫除雖寒暑風雨  
無不必至初澄嘉賞普惠臨薨啓為尚書右丞靈太后既  
深悼澄覽廢從之詔行之後尚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  
便居管轄相與為約靈欲不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光  
二年詔遣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  
後患上疏極言其不可表奏不從魏子建為益州刺史有  
賊罪普惠被使驗之事遂得釋故子建父子其德之時梁  
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款朝廷頗事當迎普惠請付揚州移  
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後除光祿大夫右丞如故  
先是仇池武興郡氏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絕詔普惠以  
本官為持節西道行臺給秦岐涇華雍豳東秦七州兵武

三萬人任其召發送南秦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於關西牧守之中隋機召遣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隨事訖還朝賜絹布二百段時詔訪冤屈普惠上疏多所陳論出除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梁前弊別郡異縣之人錯雜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縮攝有方奸盜不起人以為便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敢於故舊異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游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母於四時請祿無減贍給其衣食及為豫州啓長瑜解褐攜其合門掾給一在州卒謚曰宣恭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好文學有氣尚仕宋為員外郎領軍主授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容白曜赴闕授兼著作佐郎時獻文於仲冬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竝不納淹上接輿釋游論帝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敕停行太和中文明太后崩齊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不許昭明等執志不移孝文敕尚書李冲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冲奏遣淹昭明言不聽朝服行禮義出荷典淹言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于載之下猶共稱之卿方謂義出何典何其異哉昭明言齊

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為疑淹言  
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  
踰月即吉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彪行人何容獨以衰  
服間衣冠之中我皇處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室卿豈得  
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搖膝而言曰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  
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鄉以虞舜高宗為非也昭明相顧  
咲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使人唯贗袴褶  
不可以弔幸借衣幅以申國命今為魏朝所逼還南日必  
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鄉將折中還南日應有高貴  
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非理得罪亦復何嫌南  
史董狐自當直筆既而敕送衣幅給昭明等明日引入北  
令文武盡哀後正佐郎其後祿遣其散騎常侍庾華散騎  
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等來聘孝文敕淹接於外館宗慶  
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絕好為利而動豈是大  
國善隣之義淹言夫為王者不拘小節豈得眷眷守尾生  
之信且齊先王歷事宋朝當應便爾欺奪宗慶更華及從  
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以手掩目曰卿何不  
作于禁而作王肅淹言我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何于禁  
之有憲亦不對王肅之至鑿輿行幸肅多扈從敕淹將引  
若有古跡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

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毅之頑人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  
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度肅知淹寓青州乃咲謂  
曰青州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若言青州本非  
其地徐州間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咲顧  
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聊因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以  
聞孝文大悅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為制勝輿駕至洛  
肅因侍宴帝戲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  
復卿試重叙之肅言臣於朝歌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說  
遂大笑肅又言淹才詞宜應叙進帝言若因此進淹恐事  
卿轉甚肅言臣屈已達人正可顯臣之美帝曰卿

屈欲求屈已之名復於卿大優肅言淹既蒙進臣得屈已  
申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賜淹龍廐上馬  
一疋并鞍勒宛具朝服龍襲轉謁者僕射時遷都帝以淹  
家貧敕給事力送至洛陽使與家累相隨及車駕濟淮敕  
徵淹淹於路左請見曰敵不可小願聖明保萬全之策伏  
聞發洛邑來諸有諫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帝優  
而容之帝幸徐州敕淹與閭龍駒專主舟楫將汎泗入河  
沂流還洛軍次碣石淹以黃河浚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  
諫帝敕淹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人負今移都  
伊洛欲通運四方黃河急浚人皆難涉我因此行乘流所

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誠至而不得相納賜驎騮馬一疋衣冠一襲除羽林監主客令于時宮極初構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澌苦於厲涉淹遂啓求救都水造浮航帝賞納之意欲榮淹於衆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還朝病卒贈光州刺史謚曰定子霄字景鸞好爲文詠坦率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游相好詩賦閒起知音之士所共嗤笑卒於書侍御史

范紹字始孫燉煌龍勒人也少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父卒日令汝遠就崔

布有成立今已過耆宜適成命紹還赴學太和初充太學生轉算生頗涉經史孝宗選爲門下通事令史遷錄事掌奏文案帝善之又爲侍中李冲黃門崔光所知帝曾謂近臣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後朝廷有南討計發河北數州田兵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屯田八座奏紹爲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左校尉紹勤於勸課頻歲大獲又詔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比鐘離紹觀其城隍恐不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奏聞俄而英敗後歷位并州刺史太常卿莊帝初遇定潁河陰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也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謹好學

舉孝廉射策甲科歷碎職累遷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  
久不遷職宣武謂曰揚子云為黃門頓歷三世卿居此任  
始十年不足辭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宣武頻  
詔桃符慰喻之桃符還具柵益宗老耄而諸子非理處物  
宣武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東豫州刺史與後將軍  
李世哲領眾龍襲益宗語仕益宗傳桃符善恤蠻左為人  
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贈洛州刺史

鹿念字永吉濟陰乘氏人也祖壽興沮渠氏庫部郎父生  
再為濟南太守有政績獻  
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  
時三詔始附人懷苟且蒲博

終朝頗廢農業生立制勸之  
追贈兗州刺史念好其書  
館文品其頭徐州馬疲附船  
四束飼馬船行數里念覺  
禾束下而反初為真定公  
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  
絃響謂中華又曰援琴起何  
莫使絃響絕子直少有令  
子直鎮梁州州有兵糧和  
子直強之終不從孝莊為

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  
謂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  
欲其善然故以諷焉後隨  
和糴者麻非不潤屋念獨不取  
尉念兼殿中侍御史監

臨淮王或軍時梁遣其豫王早主綜據徐州綜密信通或云  
欲歸款衆議謂不然愈遂行曰綜若誠心與之盟約如  
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乎時以  
景雋胡龍牙並摠強兵內以  
城未至之間爲綜軍王程  
臨淮王所使兵潤遣人白龍  
語景雋等曰我每疑元略相  
爲元略使入魏軍中喚彼一  
身在一深室託爲患狀呼由  
武追還綜又遣腹心人梁誥  
迎愈密語意狀令善酬蒼司

愈謂龍牙所龍牙語愈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  
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愈曰彭城魏  
之東鄙勢在必爭可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  
復詣景雋住所停愈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有綜軍主  
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主待

物有道乃上指曰今歲星在斗吳之分野君何不歸梁國  
愈荅曰法僧莛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也今  
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未也逆而剋之吳國敗喪不久  
且衣錦夜游有識不許言未盡乃引入見景雋景雋良久  
謂曰卿不爲刺客也荅曰今者爲使欲反命本朝相刺之

事更下後圖為設食愈強飲多食向敵數人微自夸矜請  
人相謂曰壯哉乃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戶指牀令坐一  
人別在室中出謂愈曰中山王有教我昔有以向南且遣  
相喚欲問卿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愈遂辭而退須臾天  
曉綜軍主范勗景懽司馬楊暉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愈  
陳士馬之盛尋而與梁話盟契訖未旬綜降詔封愈定陶  
縣子除負外散騎常侍永安中為右將軍給事黃門侍郎  
進爵為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於疇昔而  
自無屋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葺莊嘉其清  
潔時復賜以錢帛及東徐城人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  
引梁人詔愈以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為六州大使  
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愈又購斬文欣還拜金紫光祿大  
夫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與都督賀拔勝等拒  
尔朱仲遠軍敗還京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時滎陽人鄭  
榮業反圍州城城降榮業送愈於關西

張耀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也仕魏累遷步兵校尉永  
寧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耀數  
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後為別將以軍功封長平男  
歷岐東荊州刺史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隆之吏部  
尚書元世儁奏曰南京宮殿毀撤送都連筏竟河首尾大

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材木耗損有關經構燿  
清直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為大將詔從之燿勤於其  
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興和初加衛大將軍宮殿成除東徐  
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公謚曰懿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也。有器幹，嘗帶十圍鬚，髯甚美。初拜  
校書郎，轉主書，頗為孝文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  
給事中。帝謂黃門郎邢巒曰：「道斌是行，便異儕流矣。」宣武  
即位，遷謁者。僕射後歷相農太守、岐州刺史。所在有清貞  
稱。卒於州。謚曰康。道斌在相農，脩立學館，建孔子廟堂，  
圖畫形像。去郡後，故吏追思之，復立道斌形於孔像之西。

而拜謁焉

董紹字興遠，新蔡鮦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  
博士。累遷兼中書舍人，為宣武所賞。豫州城人曰：「早生以  
城南叛，詔紹慰勞，為賊鎖禁，送江東。梁領軍呂僧珍暫  
與紹言，便相器重。梁武聞之，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  
之。今當聽卿還國。」詔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既奉恩旨，嘗  
若更生，乃引見之，謂曰：「戰爭多年，人物塗炭，是以不取先  
言，欲與魏朝通好。卿宜備申此意。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  
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及紹還，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後除  
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人情。蕭寶夤反於長安，紹上

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孝明謂黃明徐  
紇曰此巴真瞎也紇荅此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  
所畏非實瞎也帝大笑敕紹速行以拒寶賈功賞新蔡縣  
男尔朱天光為關右大行臺啟為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  
書天光敗賀拔岳復請紹為其開府諮議參軍岳後譙  
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  
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岳死周文帝亦重之及孝武西  
遷除御史中丞非其好也鬱鬱不得志或行戲街衢或  
與少年游聚不自拘持頗類失性孝武崩周文與百官推  
奉文帝上表勸進令呂思禮祥愷作表前後再奏帝尚  
執謙冲不許周文曰為文能動至尊唯董公耳乃命紹為  
第三表操筆便成表奏周文曰開進人意不當如此也及  
登阼方任用之而紹議論朝廷賜死孫嗣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少有操尚舉秀才中尉  
王顯召為檢校御史遷殿中御史司徒江陽王繼召為記  
室參軍遂為元又所知又執朝政引為尚書殿中郎領中  
書舍人仍御史預聞時事卑身克己人無恨焉家素貧約  
食客恒數十人同其飢飽時人歎尚之太保崔光臨薨薦  
元興為侍讀尚書賈魚伯為侍講授孝明杜氏春秋元興  
常為摘句儒者榮之義既賜死元興亦被廢乃為浮萍詩

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無根水上蕩脆弱惡風波危微苦  
驚浪普泰初為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  
齊州刺史元興世寒因元叉之勢託其交道相用為州主  
簿論者以為非倫時有濟郡曹昂有學識舉秀才永安  
中除太學博士兼尚書郎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  
大失綾纈時人鄙其矯詐

論曰孫紹關左之士又能指論時務張普惠明達典故強  
直從官依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成淹范紹劉桃符鹿  
愈張耀劉道斌董紹馮元興等身遭際會俱得効其所  
能苟曰非才亦何能致於此也

長安三十四日

長安三十四日



